

# 农忙假

□老石头

又到秋收秋种时节,时光倒流五十年,又该放农忙假了。

那时一年有两次农忙假,每次农忙假大约三四天,第一次是五六月份的“双抢”,第二次就是秋收秋种。我还上小学时十分盼望早点升入中学,因为进了初中就有农忙假了。

家在生产队的,那三四天就能挣工分,我们城镇居民户口的学生,也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支农。城镇居民户口的老师和学生在一起,我们学生只有默默跟着的份。

那时“以粮为纲”,种双季稻,劳动成本增加近一半,农活又是时不我待的,一场雨就可能前功尽弃。所以一到农忙,镇上的商店、社办企业也都放农忙假,商店是上午开门营业,下午集体支农。支农的人既没有生产经验,又没有农器具,生产队还得准

备农具,有点添麻烦,但谁也不会说半个不字。

生产队分配给我们师生的活都是最轻的,“双抢”时就是拾麦穗、抛秧。但我们也偶尔参加插秧和割麦割稻,这都是很累的活,真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。尤其是割麦,头顶上大太阳毒辣辣的,身上却必须穿着长袖长裤,不然麦芒会把皮肤划出一道道血痕,又刺又痒。晒半天太阳皮肤就会发红,过两天还会发痒脱皮。收工回家时,只感到手酸臂酸腰酸腿酸,不想说话,夜里躺在床上浑身酸疼得不能入睡。

插秧最怕蚂蟥,我的腿上曾被蚂蟥叮过,在老农的指导下轻轻拍打被叮部位,才让蚂蟥退了出来。老农说硬拽的话很可能半截断在肉里,那就可怕了。我们也用过麦甩

过稻(本地话叫“拐麦拐稻”),虽然已有机器脱粒,但队里是不会让我们这些生手上的。那时每年都会听到哪里机器脱粒造成人身伤害,比我们高两届的一位女同学,就是回生产队劳动时,脚被缠进脱粒机成了残疾。

在田里做得最累时,就盼着“歇烟”。那时人们都是抬头看太阳估摸时辰的,老师手上有手表,到下午3点时,就知道队长要吹叫叫(哨子)了。歇烟就是劳动间的短暂休息,吸烟的人可以抽根烟。农妇们会匆匆忙忙往家赶,有的是给孩子喂奶,有的是喂鸡喂猪喂鸭,还有的去刈篮草带回家喂羊。歇烟时,我们就嚼着茅草根,躺在田埂上看蓝天白云。记得有位老师还跟我们讲他看过的外国电影,让我们羡慕地直呼:“真的吗?”

秋收秋种时支农,会安排我们种油菜和摘棉花。摘棉花,我们这里叫捉棉花,一个“捉”字生动形象,因为棉花不像树上的苹果桃子梨那样是摘下来的,而是要人站在一行行棉秆中间低着头搜寻,发现一朵裂开露出大多数白絮了,就伸手去“捉”。

捉棉花是半劳力的,累倒不算累,只是捉半天棉花指甲下方会出现许多肉倒刺,虽是很小的一点点,但很疼,扯又扯不掉,剪又不好剪,还会出血,要过一星期才好。

参加完农忙假,都要写作文,大家不说苦和累,都写“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”“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”“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艰辛”,再表决心“一定要努力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”。那时我们真的盼望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,因为农民真的太累太苦了。

## 善意谎言暖人心

□唐开生

上腹部什么时候开始胀痛已记不清了,多次胃镜检查排除了胃的问题,在症状日益加重的情况下,2018年10月29日,经磁共振检测为“胰尾MT可能”。通过百度得知,“MT”是恶性肿瘤的缩写。儿子拿了检测片子赶到上海,经长征医院读片专家确诊为癌。女儿通过网络联系到了上海肿瘤医院胰外科主任医师龙江,在太仓做好术前所有准备工作后,预约11月9日进行手术。

手术从下午2时进行到5时,比较顺利。第二天,儿媳告诉我,她在美国行医的堂哥跟主刀医师龙教授是大学同学,昨天半夜通过越洋电话联系,被告知肿瘤标本像粒桂圆大小,周围的毛细血管和淋巴尚未“浸润”,问题不大,详细结论要等切片化验后再说。在焦虑中等待了几天,最后得知结论为“胰尾实性假乳头状瘤”。躺在病床上用手机百度了一下,发现这是一种低毒的肿瘤,可能还算不上癌,再加上瘤体不大,处于初发期,应该不会危及生命。因此,一颗被揪紧了的心,放下了一半。我赶紧把这消息通过微信转发给了留守在家的老伴和亲朋好友。

出院后,经过三个疗程的药物治疗和持续的中药调理,到今年11月9日终于活满了公认的癌症治愈标准——五年生存期。为了纪念这个日子,儿子打算做面锦旗、拍几张照片,邮寄给龙教授,用以表达对他的感谢。女儿告诉我,龙教授已被调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,我通过百度找到了龙教授的主页,那上面有个“锦旗墙”,可以通过网络赠送锦旗。为了确保真实性,通过网络赠送锦旗时,需写一封包含病情、疗效、服务、致谢等内容的感谢信,同时还要提供“确诊疾病”和“就医凭证”等相关资料。其中,“就医凭证”一栏要求填写医生姓名、患者姓名,并发送诸如挂号单、发票、病历、处方单、检查报告、出院小结等用于审核的图片。为此,女儿把她保存了五年的材料送了过来,都是医院提供的原件。翻到出院小结时,令人一惊,映入眼帘的哪里是什么低毒的“胰尾实性假乳头状瘤”,明明是癌中之王“胰腺导管腺癌”,凶险着呢!因为一条管腺已经累及脾脏,所以手术不光切除了胰尾,还有整个脾脏。当我把所有资料拍成照片,按部就班地填写好感谢信,并把照片上传成功后,不禁轻叹了口气。如今,我终于明白,儿媳堂哥提供的关于病情的信息和床位医生手写的出院小结,全是孩子们“密谋”后的善意谎言。这谎言看似无懈可击:亲家曾被儿媳的堂哥邀请去美国旅游过,有一定可信度,但这位堂哥是病理医生,并不是龙教授的同学,两人根本就不相识;手写的出院小结,好像也没什么破绽,但实际上,为能保存于数据库留档,出院小结早已不用手写。在这善意的谎言中,我安然度过了五年时光,已是十分幸运了!很难想象,如果当时就知道了真相,我还能不能活到今天,恐怕思想上的“包袱”就会削弱机体内的免疫力,导致扛不住癌细胞的攻击,生命早已危矣。

孩子们担心我知道了实情会不高兴,双休日过来吃饭,饭桌上,儿子时不时观察我的反应。其实,我十分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,对他们哪有什么责怪之意,感谢还来不及呢!我能活到今天,他们功不可没!

善意的谎言暖人心!

## 银翎之歌 唱响同爱同在

□翟金龙

11月22日,虽值农历小雪节气,但是个难得的暖阳天。市老年大学二十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开幕式在学校报告厅隆重举行。

我作为合唱队的一员有幸参加了这一盛事。开幕式上,我们合唱队演唱了《同爱同在》,获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这次演出成功的背后,既凝聚了学校领导、指导老师的辛勤耕耘,也凝聚了我们每一位合唱团员的付出和努力。

能够被选拔进学校合唱团的学员,音乐素养都比较高,音准、节奏等没有太大问题。令指导老师薄老师深感头疼的是分声部的合与统一,为了进一步提高演唱质量,薄老师和包班长想尽了办法。

每次上课,薄老师总是耐心地指导科学发声,并不厌其烦地纠正学员的不正确发声。薄老师还按声部分别组建了女高、女低、男低微信群,每个声部各指定一名学员负责督促还课。在薄老师和包班长的鼓励和悉心指导下,大家争先恐后地还课,并相互鼓励,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,各声部的统一有了突飞猛进的成效。

记忆力差是老年学员的通病,因此,背歌词又是一道必须迈过的坎。平时喜欢玩全民K歌的人都依赖字幕,不怎么刻意去背歌词,但是上台合唱就不得不把歌词背下来。学员们想尽办法记、背歌词,有的学员之间相互背诵、相互促进,有的利用烧饭洗衣时间反复听原唱记歌词,还有的通过反复抄写来加强记忆。

在合唱队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,以及薄老师和伴奏老师的悉心指导下,终于,在活动当日,“银翎之歌”成功唱响《同爱同在》。

祝愿我们喜爱的老年大学永远和我们同爱同在,老有所学,老有所乐,银翎之歌不停歇!

## 史师傅的 修补味儿

□李铺

人们都在说烟火气,烟火气的本义是指烧煮食物的气味。然而,时下流行的烟火气应该是街头巷尾那生机盎然、充满活力的生活气息,是老百姓心目中美好的生活常态。

城里开辟夜市、保留一些地摊、摆上路边烧烤,就是为了有更多的烟火气。在这温暖的烟火气里,还有不可缺少的修补味儿。居家生活除了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,还要有鞋袜雨具、钥匙单车等,国人勤俭的品质催生了修修补补这些小物件的手艺行业。我退休回到太仓城里生活多年,也学会了这种生活方式。这是对旧物件的念想,也是对现代“断舍离”的另一种态度。

我认识一位从苏北来的史姓老鞋匠,他给我们众多中老年人带来了浓浓的修补味儿。史师傅80有余,他的手艺主要是修鞋缝包,同时也配钥匙、修雨伞。一辆四轮小推车,装着手动缝纫器具,带着各式刀具。前些年,史师傅的小推车就停在临街小区的小道旁,那时,他和闲坐在街沿的老头老太为邻,众人谈笑,他认真干活,似懂非懂地听着太仓闲话。他和大伙都是上午9时左右到场,中午时分,老伴儿送来温热的盖浇饭和一大杯保温茶水,直至傍晚推车回屋。从精致的高跟鞋到千疮百孔的破球鞋,从断了带的书包到坏了拉链的牛仔装,甚至是坏了把手的大锁头和需要备用的房门钥匙,他总能复旧成新、废物再用。人们说他从穿着到话语全是苏北腔,其实他满身是人间的烟火气和温馨可人的修补味儿。

史师傅,身躯佝偻,脸庞爬满皱纹,双手粗糙弯曲,但表现出的却是手艺精湛、待人实诚、童叟无欺、收费公道。因而,大奔进出的美丽妇人、身穿迷彩服的建筑装修工、正装拎包的公职人员、围着围裙的老头老太、跑跳欢快的中小学生会找他修修补补。

顾客拿去一双鞋,要求史师傅在后跟处钉个掌,他一定会来回查看,根据鞋子损坏程度,告诉顾客钉怎样硬度的材料合适,让顾客少花钱达到最佳效果。史师傅还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学雷锋活动,多次出现在义务修理活动中。

前些天,我补鞋后,把一个放着手机、钱包和各种证件的小包忘在他车上,傍晚才想起找过去。他笑着说:“我也不知你住在哪里,否则早就给你送回家了。这种事常有,在我这里你放心,我总会等着你来拿的。”

一个上了年纪的手艺人,为众多百姓服务,为异乡客带来满满的正能量,也为社会增添了一股香气扑鼻的修补味儿。我喜欢这烟火气里的修补味儿,我赞美他、学习他。



□陶湘基 画

## 重访小镇葛隆

□董升

提起嘉定区西北隅,外冈镇北的葛隆,对于太仓城厢镇人,特别是与葛隆北邻的南郊人是再熟识不过了。

历史上,西汉吴王刘濞为了利用娄县一带的水陆交通运送盐铁,在外冈“冈身带”开凿了一条与冈身平行的盐铁塘。盐铁塘南通吴淞江,北连扬子江,是沟通两江的重要水运通道。因这独特的地理位置,江畔的葛隆于明成化年间形成吴中市。葛隆在清朝、民国时期商业高度繁荣,造就了盐铁塘上各色船只南来北往、人声熙攘、商贩云集的繁华景象。

老底子,当地流传着一副经典对联:“桥西葛藤茂盛,桥东生意兴隆。”葛隆之名,也由此而来。

悠久的历史进程中,给葛隆留下了许多文物遗存,境内拥有老河(老盐铁塘)、老街(葛隆老街)、老宅(张幼仪祖居)、老树(古银杏树)、老庙(药师殿)“五宝”,是上海村镇演变的“活化石”。

我很早就熟识葛隆,去过那里几十次,这跟我的经历有关。

读高中时,同学陆某老家就在葛隆,我曾去过。插入在南郊公社胜昔大队后,我也因添置农具或扯布做衣,多次去过葛隆。可能有人要问,南郊既有农资部,又有百货

店,为何要舍近求远?这还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说起,葛隆属于上海嘉定,商品储备充裕,选择余地也大。每逢节假日,去葛隆购工业品、扯布、买棉毛衫裤的太仓人络绎不绝。那时,我家五斗柜上的“三五”牌台钟、“红灯”牌收音机,以及两只搪瓷面盆和一对高脚痰盂罐等生活用品,都是从葛隆购买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许多刚上映的电影,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电影,在葛隆放映的时间总比太仓早。当时,一听到夜晚葛隆小学操场上放露天电影的消息,太仓界内几个邻近大队的社员们便顾不得白天劳动的疲惫,早早吃罢晚饭,拖儿带女,或步行,或骑自行车,潮涌似地涌向那儿,观看这不花钱的电影,享受难得一有的文化生活。

改革开放以来,经济快速发展,上海产的日用品就近都能买到,我自然而然地与葛隆久违了。

上周日,我应从嘉定城区搬回葛隆老家新居的陆同学之邀,骑电动车去他新居造访。

葛隆辖区内,新筑的东西向宽阔柏油马路将镇区向远处延伸,整齐划一的居民住宅楼群坐落在浓密的绿荫丛中,生活基础设施一应俱全……突兀呈现的陌生江南水乡新小镇,完全颠覆了我脑瓜里陈旧的

记忆。要不是陆同学提前半小时在原葛隆收费站候我,我还真找不着北了。

在他新居坐了片刻,而后由他带我游览了大半个葛隆镇区。

他笑着告诉我,近年来,葛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,深入打造“宜居、宜养、宜游、宜乐、宜业”的“五宜”美丽乡村。镇区统一规划设计,村内老旧基础设施提档升级,建造了公共厕所、垃圾房,完善了村内道路并亮化路灯,建设了环河步道、停车场、门球场、老年活动室、卫生服务站、农贸市场,后续还衍生发展为“一街九巷”的街巷空间。

谈吐之间,流露出他对葛隆未来的憧憬和信心满满。

休息片刻,我们一起来到葛隆幼儿园北面的踏扁桥上,朝北极星远眺。阳光下,太仓境内的太仓南站、阿尔卑斯雪世界、融媒体中心、电视塔等尽收眼底。他感叹道:“太仓发展真是快,基建设施不比嘉定差。”我说:“如今沪苏是一家,沪太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,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在这里擘画。”

石火光阴,转眼太阳已西斜,我与他道别启程回太。临别之际,邀约他来科教新城遨游,他笑着答应了,笑容还是老样子,没变。